



子集子

全

□ 13  
2971



口 13  
2971  
2971

瓶山先生訓點

# 子華子

平安書肆

青雲館梓

重刻子華子序

新刻  
九部  
華子  
自序

青雲館  
梓

先王之道事與辭而已求諸理  
其不得已也然千載之上千載  
之下何以章々乎如脉諸掌乎  
非能脩西京以上諸子百家之  
言六通四辟於言文以柯伐柯

子華子

序

青雲堂

則何能乎。中彙唯理為政，不知  
求諸事與辭，口辨辭給，以簧鼓  
一世，而於諸子百家之言，不啻  
贅旒，則其於言言，非章甫於越，  
亦爰居駭鐘呂者也。其所以道  
不明之職由，不亦然乎。近世海

內之士，徃々知求諸事與辭，而  
非以柯伐柯，則不能，亦能脩西  
京以上諸子百家之言也。其千  
載之上，千載之下，如眎諸掌者，  
庶幾乎。洛人有圖重刻子華子  
者，請校且序於余。夫子華子傾

蓋於夫子際洙泗之盛，以放言者也。其事與辭，鼓吹於我先王之道者，不為不多，則重刻之舉，豈不善乎。然梓人上木之促迫，無別本之讐校，則踈漏不少。獨荀校諸二十九子品彙，以正魯

魚之謬，其餘可疑者，標其上。瀆者有意於刑子才，不必咎其踈漏，而亦求諸事與辭，則余所校之志而已。

延享丁卯二月

石陽 浦衛興淳夫撰



子華子序

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雋之士為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闔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郊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為爵執圭

是時簡子殺竇犢及犇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  
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  
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  
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  
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  
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紀其所聞  
而無次叙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  
道德爲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

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太夫晏平仲與之爲  
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  
以權譎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齮  
啗卒以不遇可爲酸鼻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  
大夫劉向序

陽城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  
 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而聽之夫混  
 茫之中是名太初寶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  
 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  
 陽城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  
 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而聽之夫混  
 茫之中是名太初寶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  
 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



子華子上卷

陽城胥渠 第一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有  
 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與風轉誰轉三三  
 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其有以  
 發也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  
 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而聽之夫混  
 茫之中是名太初寶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  
 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

本子華子名

貞剖割通三而為一離之而為兩各有精專是  
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棲  
三陰之正氣於風轉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  
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  
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名赤陰之正氣  
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為陰風陰也而其發為  
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  
轉故有輪樞之象為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  
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

按各當  
作色

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  
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  
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獨幹  
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陽  
氣為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氣為水水勝故  
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  
動而下物類相動焱本相應孰究其所以來誰  
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然也然乎不然吾  
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夫是之謂萬物原上決而

按各當  
之水疑  
按字誤  
焱音  
火也  
按不當  
作乎



成天下法而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  
所合也命之曰和中和玄同萬物化生夫是之  
謂三三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  
不靈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  
言之而子亦嘗試聽之  
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與道而為三矣而我之  
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藏腑肝膈吹噓吸引滋液  
吐納無非道也自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  
也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

太淵音盈  
水深廣也

散而為萬殊齋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  
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  
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為  
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為下矣所謂全生  
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  
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  
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  
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  
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

按改疑  
當作敗

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  
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  
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梁肉者非腐鼠之謂  
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改酒之謂也所貴乎尊  
至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  
曰迫斯為下矣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  
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  
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  
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羣小臣不得

按陵品  
當作山

按實品  
當作實

上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  
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之曰鳥號之弓而藏其  
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  
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  
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  
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  
相使者形也相宦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  
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辯  
也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

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  
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  
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  
傳久而僞則知者正之譎甚而殺亂則知者止  
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  
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  
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  
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陽化也神鼎熟物之器  
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

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  
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  
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  
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  
入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  
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  
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  
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  
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

慕靈臺  
作靈臺

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恠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園之上嶢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

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歧甚矣世之好譎恠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唯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

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宗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亦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郟子以達于禮，聞於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

郟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搖之也。夫禮先王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淪宮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陸有繯，置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照。今郟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郟子而達於禮，樂異乎吾所聞。肅駕而起，遵塗而歸。

孔子贈第二

家語致思... 卷之二... 小思... 孔子於郊遇程子於塗... 而語終日... 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

子華子反自郊，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胥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為一，氣散布為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也。」

徐徐下  
于皆安  
也含音  
憤  
宇疑當  
作乎

夫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凝者主，結勇者營，散一開一歛，萬形相禪。太古之時，澹泊愉鹿，聚而麇居，其知徐徐，其樂于于，夫是謂宇宙，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蠶息以相薄也，庖洪蘆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宇宙，宇宙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是故惟道無定形，虛凝為一，氣散布為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

子華子

卷之二

清園

撥貴疑  
當作責  
貞昂崇  
作真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  
移意之所以將為思未革而事前輟何則精神  
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  
令不齊而俱王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  
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  
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貴怒以譌偽而  
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貞而保人之弗叛悲夫  
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  
擢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

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  
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  
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  
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居於苓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  
於閭曰寡大夫乏使使下臣敬脩不腆以勤先  
生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  
之於庭又拜而受辭曰主君之民某如獲罪戾  
其敢逃刑以其弗嗇之故而適抱薪繯之憂疾

意北宮  
子名

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  
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  
唯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  
而貺以行請祿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  
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某求有職業於朝也  
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  
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帑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  
北宮子曰意聞之身脩於私名升於公古今之  
通誼也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

蒙  
曹音

此疑當  
作此

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為可以  
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萌於外其意  
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大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  
者矣為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  
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反自郟聞語  
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  
者遠矣目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許而  
弗肯以濟授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  
曰河之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孔子之



所以弗至是乃我之所以行也意吾以爾為可  
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君  
子之心意爾其殆矣北宮子遂強以見趙簡子  
簡子聞子華子至再拜而迎曰不穀得奉社稷  
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貺賓客  
而交際之紀廬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弊  
邑有日矣以歲之不易而隸人有朝夕之虞願  
致我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為芻秣之  
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也不武年

司敗理  
刑官名

真疑嘗  
作其

運而往矣顛毛種種懼不任君之事以為司敗  
憂也君有四圍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  
子行食於莢亭之口北宮子曰奈未有失也絕  
人之善意而又刮迹以去之夫子所以責人者  
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奈君之志  
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我者厚則吾無以堪真  
求矣且爾一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歷郊而  
陳武王韞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  
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

君王非為係轡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旌鉞而親  
 係之。夫人君能致其臣，能有所不為，然後能無  
 不為也。本也。未能無不為者，也能有所不為矣。  
 子華子違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  
 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廢人也，而傲  
 侮公上，法所弗寘也。且無以為國矣。簡子曰：而  
 士以兵之燭過，至岑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  
 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  
 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

按執事  
 品景作  
 執七

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其不  
 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臣聞之物處於  
 所其士處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  
 之志，其敢以為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  
 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  
 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  
 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  
 日月之升，以光觸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爾狎  
 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唯亡臣亡臣雖復野

死以真溝剛其敢忘主君之賜唯執事者財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北宮子仕第三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樵蘇之弗繼糊其頤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遠其惡也庶幾於完

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己而卒於喪己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惛惛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

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蠹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之未調誦誦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精自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爲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爲而不

鬪鬪且不止小則囂凌詬誶大則碎首穴胷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殆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高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蠹敗人紀消

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碯欲  
 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聵寤  
 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鳩慶父叔向誅鮒雍  
 糾之妻尸糾於朝莊或作叔仲子欲託其帑於魯  
 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郤華督父  
 并忽或作忍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數也是  
 皆名為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矣然且大  
 倫斃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  
 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

共

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  
 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  
 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  
 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  
 忠是還至而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  
 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  
 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  
 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  
 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

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  
 載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  
 立虛願者不至非唯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  
 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  
 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以善  
 為且善不可以有為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子  
 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子之事是上與下  
 爭為善也上與下爭為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  
 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

無以為堯矣舜無以為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  
 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  
 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  
 子喟然歎曰吾為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  
 於此也吾何以衛為致其所以為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  
 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  
 謠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  
 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

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為，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蕪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者，大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為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為寇賊之寇。加法度焉，為冠冕之冠。故曰：殘固之謂寇，毀賊則為賊。夫穿垣竇，發鑄鑄，其盜之細也。夫

虎會問第四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

非之謂士試爲吾子推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  
爲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  
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  
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歿  
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夫  
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也江之源  
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順流而  
下控諸羣荆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  
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

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  
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用能光融於  
晉國顯輔其君以主盟於諸夏天下賴其仁兵  
稍之不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懋昭其勲庸而  
光賁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尚  
德率義以弘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  
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卿此則  
主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辯矣夫子之言願少進  
也會得間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瘳程子曰詩



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而濟其所乏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聞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衆流是瀦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爲不足也起蹇叔於苑迎邳豹於鄭取由余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強其師以仇慧懷于斯時也晉國翦焉唯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爲筋幹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竇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鳩者展

布四體以爲紀綱之僕本聞之竇叔子之爲人也強毅而有立方嚴而不剉其事主也齊戒被濯而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記恥其所聞不惠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丘鳩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俊也四鄰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仞之丘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躬其庸而光賁于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折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而類

按利疑  
當作利

其宗主君之所不刊則繫此三臣之助今無故而戮叔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人吾丘鳩恐焉暴糧而之於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刺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夫競者也吾子主君之信臣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心焉聖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弗憚煩而以其眇眇之思務以箴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吾子其勉行之矣其言主君之闕遺將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奈何而治子

華子對曰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為也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厚而不薄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

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歎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為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為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

聖昆  
具也

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寶神農曰若何而和百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懇而不知亦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為齊者抑以異矣鐘鼓祝圉日以耘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

斷言  
辨爭也

愾音  
憂也

愾音  
憂也

子華子  
卷上  
十一  
青雲堂  
刀鋸斷斷如也而眾咎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  
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蒙僮  
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愾心也造為訶謠  
以蠱君心君曾不之知也冕旒清晨位寧以聽  
愾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  
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于其不  
測之禍臣慥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  
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  
集矣羣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弊日以

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疏  
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  
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為也不可  
究也因其然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  
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  
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  
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為也嘗曰有以拂吾  
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輒

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奠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

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逝將從其後也。

晏子第五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機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

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行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栢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梗柗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孱顏嶇嶇之區扶剔之掎據之剝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蜃虺蜴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

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之謂違天而黷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圯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陽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莘子曰大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爲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崩於中虛

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與為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曾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訛巧觝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己勝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

兩間偏俱疋蹙聚而為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也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眚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栾氏以亡昔

昧物故  
目不明

也煩憂

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  
雋老也然且煩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  
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瞋有所志  
且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  
光融昭著以有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  
為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嚶嚶自庸而巧持  
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日唯諛佞之小夫是  
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  
日移其志以速厥罰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

解音

文子之在位也拔識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技  
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相  
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  
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搗  
齒恐人之軋己也門如開市惟利是視儉人乘  
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  
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  
臣也所謂崇蘊穹窿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  
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



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  
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廢而蔑棄於  
理憑人而勝天截攸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所  
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  
竊人之爵祿而邀覲於一時之幸虛惴而惘疑  
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  
志未講而壅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  
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  
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傾之矣以

兩手而揜人之聰明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聾  
聾之疾已移於己也悲夫夫豈不為之大哀矣  
乎晏子曰駭哉乎言也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  
也請刻諸佩觿以志其不忘也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奈何子華  
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  
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一十五宗故黃祚衍于  
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  
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

志疑當  
作卡

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  
田帶甲橫丘挾轂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纒纒  
位列而藉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  
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  
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  
是踽踽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  
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鉤策焉非以夫鉤  
策者為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  
以聖人窮造物以為識量然且龜卜蓍筮以為

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  
然且權量尺石以為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  
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  
以為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  
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制禮籍以為準  
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為國舉出  
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歛其怨私受  
其福矣公賓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亡於公室  
也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衍焉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爲去羨去慕與四時分其叙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法也者制世之麤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沉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上卷終

子華子下卷

晏子問黨第六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皆誕死黨之交布散離

立聯累羅絡而爲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  
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潔廉而自  
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酒焉若  
將有浼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  
脩而隳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  
惡而其心焉於是有所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自  
好者削斲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  
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  
邪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

五品  
作常

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  
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嬖媮脂膏者未必御也  
今則服冕而乘軒者矣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  
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君曾不  
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  
隳游士之脩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矣日往  
而月易築壇級於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  
此言也齊其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

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  
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脩其臣同德比義而  
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耒  
耜從其宜溝畎以其便其民願而從法疏而弗  
失上下翦翦唯其君之聽盤氣伏息災疫不作  
四鄰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懽此非治象而  
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謁而不除  
野荒而荐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  
者矣本聞之下無言謂之喑上無聞謂之聾聾

喑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  
升勺龠合以登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  
石之積也瑯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  
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  
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為明狐而為蒼以一為二  
以二為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護其所同忌  
前而排孤嬖媚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  
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  
而以色物毛澤而為儀則廐無走馬矣猶之售

韋品畫  
作常

王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  
徑廣爲儀則篋無連城矣唯士亦然論士不以  
其才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  
且齊之爲國也表海而負嶠輪廣隈隩其塗之  
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溘也今齊君之所  
習而押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  
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軾結轍  
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  
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過於卮酒

而齧肉燕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蕉萃也  
甚矣所欲以爲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畧  
具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  
愛也獨不出其警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  
心抑已極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  
之於君大彘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則有罪  
矣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  
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  
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

此一段深  
達大射

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髹其尚儉  
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  
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  
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濡嗇其所以出而謹  
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  
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  
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  
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爲出庾氏之職業也  
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

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宮也有天  
下者大器也歸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  
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  
奈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庾氏之  
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  
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髹之說野人之  
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衢  
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遂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  
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觀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

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腆，豈有攬四海之賦受

九咳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塗髹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王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隄隸以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之聞也。終不敢以論約。

執中第七



六指上  
下四方

子華子曰：聖人責中，君子守中，中之為道也。幾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不既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朱明長羸，不能盡其所以為溫也；必隨之以犁斂之氣，而為秋；玄武涸陰，不能盡其所以為寒也；必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為春。孰為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

中也，而在中之皇。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阨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止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齊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歟。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并交，中不渝也。五色玄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人，快其志於俄頃之反，而促失其所以為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唯其惻然而以中懼

子華子

卷下

精義

之阻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

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入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恂恍如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子華子曰道之所載四出拓或作坦有足者斯

踐之矣夫何故乎故也恢濶濛濛而無不容一與二二與三吾不知其攸然而同謂之乎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為能集道惟平為能載道無所於闕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左不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胷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嶮嶇太行鴈門橫塞之靈臺之關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冰之炎與冰交戰焉則必兩

相傷者矣。是故革四擴則裂，胃中滿則吃，薄氣發暗，惴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禍福亦不同也。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庠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

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庠，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常革雖柔，擴之則裂，礪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重輕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字為之，破而文亦如之。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為數三百有六十，閱月之時為數三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物，其為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

蒼龍爲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允宮麒麟爲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爲之長，一人之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爲貴。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鐘，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

信音伸

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搖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緒蒼互色，東西貿區而昧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逝者，歟。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爲宗也。徧覆包涵，天之所以爲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爲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決擇，然則心烏乎

涵  
作會

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  
隱乎慈莫便乎怨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  
故也陵波而先濟跋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怨故  
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  
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  
違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此茲為慈如心  
為怨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  
人羣者庸詎而忽諸

子華子曰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

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紬  
之紬絲由是以相屬也姓由之由族由是以有  
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宙理  
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由是以登也雲之  
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由心由是以動也  
詩小雅憂心且軸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止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  
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大道第八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空洞空洞

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玄縱而守之  
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  
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網萬有以藏  
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  
大道之源其源甚真無物不稟無物不受無物  
不度廣盡於無畛細淪於無間付畀稟受而不  
加貧醜酢應對而不加費故曰通於一萬事畢  
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玄在焉俛而察之玄在焉

旁行而四達玄在焉迎而望之玄參乎其前也  
握足窘行去而違之玄瞠乎其後也是故玄無  
所不在也人能守玄玄則守之不能守玄玄則  
舍之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挑下其神躁而無  
準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  
突于抵而銳其神狷束而無當人之樸戇以取  
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磴訇而不屈磬而不  
能仰也其神闊踈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

喜疑當  
作常

肺使之也水病於腎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  
發人之媿媿脂膏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病於  
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  
大而無功人之重遲澀訥以取禍者脾使之也  
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  
水之氣藏也土之氣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  
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  
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病於其所喜  
五事官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泄夫

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  
信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  
之以俱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衣之以輕純  
阿楊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之人注其  
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脩而名不立無為  
於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  
為於貴饌矣抱璧而徒心無為於貴寶矣敢問

予非相篇仲尼面如蒙俱注  
目曰方相也其目有蒙其目故曰  
俱轉念曰曰目方相兩目為

子華子

卷下

三

精義堂

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金槩之於量也不  
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  
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續拱猱  
抗逃焉且員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  
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  
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  
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以傳焉託  
於物以寫其響流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為誠  
嘗論其微矣伎麗之苦窳也而醜則堅牢華壁

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  
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  
為也惟知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脩而  
端慤壯長仇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爲  
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褊而又且徑往  
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  
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  
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唯墻之後則無  
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



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者以入焉、太一也者、無不有、家能化一、以爲二、化二以爲三、因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在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子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而萬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濕溫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怛乎化、則潤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神經乎變、則潤而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爲量、也是能使其神之所澤、鬱鬱勃勃而不可

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專而不可撓是  
 故能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以不務白也且氣  
 不勝邪攻之矣攻之而不已則氣必挫挫之而  
 不已則向於消亡矣正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  
 於中而色澤外變神去其軀而死矣是以古之  
 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真深居靜處不  
 為物撓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翬魄守戒謹窒  
 其兌專一不分真氣乃在上下灌注氣乃流通  
 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

窒口也  
 窒口守

夫子通原不流注也  
 沖而不盈

其府源流油油滿而不溢沖而不盈夫是之謂  
 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  
 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  
 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  
 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  
 於所受而色易矣砒訇淙射湛於所閱而響易  
 矣洄洑激溶湛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鹹淡芳  
 臭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

性也而水之所以為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

子莘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胃之實也冲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載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

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北宮意問第九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實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脩為而至於此也子莘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

此篇議  
論正

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  
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  
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  
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  
惚之庭挹之而不沖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  
麒麟也豢牢之養爾彼其視澧液甘露也剛澮  
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  
之毓爾彼其視王石瓊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  
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

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  
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  
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句六服  
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  
不缺於治聖王已没天下大亂父子質性君臣  
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  
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  
蒼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  
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

借或也  
間疑有  
闕誤

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  
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  
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  
鍾其變者色澤伏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  
以為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為聲歌而  
薦之於郊廟錯采纘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  
以為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  
謂豢牢之養也剛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  
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跋而

達此意  
者與  
言養生  
矣

以為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  
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  
子華子居於苓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  
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  
者養也腑臟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竅之塞也  
關鬲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  
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  
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  
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

二  
餘者彌之矣。察於二反者，而加疏淪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北宮意曰：正惟是世俗之醫，所不能為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為愈也。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為愈也。敢問：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為種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

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上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

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臟  
成就神氣舍心魂氣畢具然後成人是故五臟  
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  
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  
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反  
謂之魂竝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  
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  
之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擇謂  
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

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  
常六腑化穀津液布陽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  
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  
是以精上則滯神昏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  
心伎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溢則殆慮殫  
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  
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  
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  
而之問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如發蔀焉願夫

五六謂  
五臟六  
腑

子益其說而稽徵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  
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  
之舍也心之精為火其氣為離其色赤其狀如  
覆蓮其神為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為木  
其氣為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瓢其神為蒼龍其  
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為金其氣為兌其色白其  
狀如懸磬其神為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  
為水其氣為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為玄  
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為土其氣為戊己其

色黃其狀如覆釜其神為鳳凰其竅上通於口  
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  
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肝之藏神肝之藏魂  
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  
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燻之土以溽之  
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冽也  
火之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以  
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  
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圜



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  
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  
言也水井洫也火爨治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  
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克物  
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  
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章弱者養之使強損養  
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也無物  
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恐思不能汨也視  
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太和之國無待

於意而為醫太和之俗無待於養而為藥不以  
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於虛矣心  
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新靜與  
陰同閉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  
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無  
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此矣二子拱而退  
書以識之

神氣第十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鈎深與天通心清

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爲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丹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瞑瞑蹶蹶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雍蓋先霜霰以戒裘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羣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

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頡牾百疾俱作四方疫癘道有繼負盲禿狂偃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盡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霄光晝冥石言大病夏霜冬雷繆盪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成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而難辨者天賦之矣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

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子華  
子曰天下之物有湛滑稽而難持者女知之矣  
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洩焉以逝非捉圜之謂也  
而所謂善待者能爲之於疾徐之間今女之所  
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  
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郭  
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  
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爲璧者毀裂而五分  
之者矣夫道固惡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

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令  
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  
者矣

子車氏之黠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  
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己也鬻  
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己者  
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  
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愛憎雖其所  
自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

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為然約而自保其固  
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  
差蹴然而變乎己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  
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殺其同父曰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  
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  
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為者也澄子曰而弗  
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  
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宣有

後言  
作榜

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昏心也幸於得而  
已矣忘其所以為質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  
為質夫何所憚而不為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  
為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  
世閱人而為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  
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  
如膚革之就克惟恐其不脩弗憂於無聞如擊  
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

毫分品  
彙作分  
毫

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媾市  
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  
未有毫分也而觸機宰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為  
容也而得拱桔懷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  
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且也疾雷破  
山澍雨如霑鷄暗於堦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  
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昏見  
子華子於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昏也敬

昧音迭  
目是也

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鼯吟而  
鼯啼且曉昏而日昧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  
人聲雖然其土脉膏以發其植物也允允以澤  
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流其蘋草之芼足以供  
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徑之下雲雨之  
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赭霞蘆草之芳從風  
以揚壟耕溪飲為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  
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  
期惟是汾河之閏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

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蹊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子華子曰爾歸而語而夫子矣而以所以屬於我者渠渠不忘於我之心鼎鼎如也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而之所志其違地矣乎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必死爾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苓塞之下

我之意也己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夫志之所存雖逝而親雖缺而成彊裂壤斷不吾問也而今而後吾之神爽坐馳於五源之間而亦將朝夕而唯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嘻來賓胥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徃莫來使我心疚吾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覲矣夫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人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日正周公作

成周定鼎於郊，鄆脩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太山之噐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爲獻，王命分寶玉於魯公，時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蒞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興，令其顯庸書在故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爲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

而國并於溫，先大夫宣王之棄世也，背違其群，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宗，如瓜苗之有衍，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真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爲人，強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慝，挺挺而不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啓于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而小人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唯是窳窳之事，吾之所以後其先人者，弗見弗侈，允暨其中，其

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逸我之所脩乃若爾會  
之所以自最者則唯無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  
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

子華子

終

延享五戊辰正月

京都書林

西村平八梓行



